



發源於祈連山的黨河，是流經敦煌的唯一河流，她滋潤著戈壁綠洲，養育著敦煌的子民。（攝影：張鈞宏）

2) 黨河淺淺

李茹老師安排一輛小車，帶著我們一行繞行參觀莫高窟等園區。陪行的是一對兄弟，小趙是這輛小車的專業管理；他弟弟，我們就稱他為「小

小趙」吧！小小趙今年才剛從大學美術系畢業，希望留在敦煌繼續研究。兄弟倆文質彬彬，講起話來輕聲有禮。平常都在園區工作，兩週或一個月才進城。可是，在這一眼望去盡是黃沙的莫高窟園區，怎麼打發時間？兄弟倆會開著車到三危山山腳下，曬太陽。

我們沒有去三危山山腳下曬太陽，而是沿著河道走，自祁連山流出的黨河從遠方蜿蜒而下，清清淺淺，繞著莫高窟而行，我問：「這裡有動物嗎？」

「有啊！有咕嚕雞、狼與狗。為什麼叫做『咕嚕雞』？因為那雞的聲音『咕嚕咕嚕』的，所以叫它『咕嚕雞』。」小小趙說。

不是「咕咕咕」的雞，是「咕嚕咕嚕」的雞，咕嚕咕嚕地沿著乾涸的沙地小跑，想像著，我們都笑了。另外，研究院裡面還有野貓。

莫高石窟這座山翻過去就是鳴沙山，李茹談起年輕時在這裡學習的趣聞。一群年輕人，晚上騎著腳踏車來到山下，將車子丟下，爬啊爬過山，就到了鳴沙山了，再一股腦兒地滾落，在沙丘上躺著仰望，大西北的夜

空，清清冷冷，星星、月亮都顯得那麼素淨。

有一回，林青霞、張曼玉來鳴沙山拍攝「新龍門客棧」，李茹這一群大學生就特地爬過山來，一睹明星風采。剛好有個空檔，李茹趕緊上前，跟林青霞、張曼玉合照一張。但由於天色太暗，拍攝的同學也是緊張，等到照片洗出來，只見三人剪影，根本就看不出誰是林青霞、張曼玉。李茹說，她將這張照片壓在桌上，有機會就會拿出展示這多年前的一幕。雖然每回還得解釋：「這個是我，這個是林青霞，這個是張曼玉；真的是林青



穿越蒼翠林木間的「石室寶藏」牌坊，即進入莫高窟窟區範圍。（攝影：賴勇戎）

霞、真的是張曼玉，真的！」青春，怎麼這麼有趣，帶著無以重來的一絲遺憾，不斷地回憶著年少的狂妄與單純。

黨河邊談笑，一側是三危山，一側是莫高窟，遙想西元366年時，樂樽和尚手持一支錫杖，在某日傍晚時分，看到三危山金光燦爛，因而有了憬悟，留在此地築窟造像，成為莫高窟早年開鑿的一段傳奇。就在此刻傍晚時分，溫和的晚霞金光，我也彷彿聽到了樂樽和尚的發願聲，聽到了千年從未停止的工匠的乒乒斧鑿聲。內心慨歎著：「是這樣開始的啊！多麼了不起的世界文化藝術，就從一個願開始的啊！」而那指引著樂樽和尚的光，正是他對自己信仰的落實處。

眼前的這群老師、同學呢？他們在敦煌莫高窟成長，也正在譜寫著自己的生命，但他們不以鑿進山窟的方式展現他們的信仰，而是以另外一種展現的方式——以圖、以畫、以研究的方式，重新再為莫高窟開鑿新的未來。余秋雨認為中國的遺跡都是「代代修建、代代拓伸，歷經著戰亂與苦難，仍展現頑強的生命力，生生不息，層層積累而成」。這些代代相續的積累，就如莫高窟著名的「三兔共耳敦煌藻井圖」——三隻兔子共用



(攝影：賴勇戎)

三隻耳朵，在追逐中極具動感的波紋線，產生相互追逐的奔跑態勢。李茹老師也指著敦煌研究院的招牌文字，共生成「敦煌」兩個字。

「共生」的概念——相互借用、相互依存——體現了迴圈的特徵。共生，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泉源。我——做為一個朝聖者，向留在此地守護莫高窟的人，致上最誠摯的謝意：「感謝你們！萬分感謝！」



莫高窟內著名的「三兔共耳敦煌藻井圖」象徵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泉源。